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龍學文集卷十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喬天賦

龍學文集卷十

宋　祖無擇　撰

雜文

歐陽文忠公除吏部侍郎告詞 時爲知制誥

先皇帝遺大投艱於朕躬俾守宗廟期年於兹惟是一二政事之臣輔朕不逮以厎於治嘉乃勞止是用疇庸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户部侍郎叅

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户實封八百户歐陽修精誠照於古今高名起於日月文之以禮樂濟之以公忠頃在先朝預聞大典逮予嗣訓之始繄爾定策之先屬哀毁之過差感疾疹之甚厲璺禱備至氣體復康苟非與任之良曷見仰成之懿宜峻天臺之秩庸酬國棟之勲褒德懋功於是乎在爾其夙夜茂勉左右弼諧用光我王家爾亦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可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依前叅知政事功臣散官勲封

食實封如故

為病設醮青詞

臣聞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惟時上天鑒厥下厥下克寅威罔惟無咎悔亦用集於多祉玆臣固常聞於師而臣愚不明弗克率厥道以底於休反肆志不類允宜速災釁於厥身今天謂愚無罰而猶降疾以告戒俾怵惕其心而臣夙夜靜惟先王之訓警懼不怠尚克惠迪以終有慶以承天惠惟天聽在下必聞臣之言天而既告

戒矣臣亦既儆懼矣實期藥石所治以即康寧臣其有渝今日之言惟天罰不敢逭臣無任懇禱之至

進士策問三道

第一道

問古者井田之法什一而稅國用足民食不匱雖有凶荒兵革而民無菜色者矣國家富有天下農田至廣賦稅亦厚益以山澤之產醝舛金珠犀象之利又征商榷酤獲其饒無凶荒兵革之事而國用不足民食匱者何

也子極言其所以然而陳古道以教我

第二道

問儒者言聖人則必首夫孔子孔子之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謂之六經兹固萬世不刊之書也孔氏序書則云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今之所存可考矣司馬遷作史記則有五帝本紀孔氏又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司馬本紀則首黄帝刪紀亦既有異同黄帝又復不同二者差殊豈無得失聖賢之旨子

其辨焉

第三道

問夫子之文章著於書載於傳所以垂世立教不為空言也其有並出書傳而旨遠不類非質於博識通儒則不能無惑且如書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及稱子路則曰片言折獄其由也與又若會於夾谷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及對衛公問陳則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儻以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則由也片言折獄何為而稱之苟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則衛公問陳何為而不對兹固學者之所常沈研耽味也進問其說以附於經

與盱江李泰伯五啓

其一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酷熱以來氣體何如驛置相望不遠千里無階披奉祝增瞻企法掾連君錫僕之故人有文而善與人交泰伯見之當相得以馭矣千萬善愛慰此多憶無擇手記頓首泰伯先生六月十七日

其二

無擇啟累日前軍校過溆邑得泰伯所示書承起居無他為慰甚深也屢歷良言皆極當時之病真醫國之書耳使今相天子宰天下者聞其言而行之何憂乎獯鬻何患乎拓跋氏耶無擇跡賤不得言於朝泰伯又俾附寄永叔即須良便致之也君錫行日曾託奉書必得通上無擇近作愛堂銘與文爽序在君錫處宜在觀覽因風幸示可否之秋暑千萬善愛不宣無擇再拜二十六日

其三

無擇自来淮楚以地遠且少便復吏事無餘暇故不得時時拜書徒自愧赧亡已足下之門人高第者曰陳生過聽不佞遣介走數千里惠然以書見抵且示之策捧覽之餘靦生面目玆足下之不鄙遺我而俾之相示也顧愚何足以當之推轂之教豈敢不勉趨奉来由惟祝善愛諸懇可期面會玆不布萬一無擇再拜泰伯足下

四月九日

淮上書

其四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無擇嚮者居憂丹陽辱書者再無承見寄長篇及賦不任感仰然以道途阻遠少遇信便無階致誠而望風依依靡忘終日也去歲過洪井見建昌牙校首詢動止且將附問乃先生赴范杭州召已行矣又不得通區區於左右今陳秀才人来捧所貺手尺具悉起居如宜差慰瞻渴萬一無擇方此奔走披晤来日仰嘶千萬為道自愛愚懷所望無擇再拜泰伯先生

其五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言念久不附問惟劇瞻馳夏末抵袁即欲致記竊聞暫車寓治洪井及詢諸相識乃云他適蓋傳聞之不得當的耳介至忽捧手墨承體局休佳殊慰區區區敝郡已作學更三兩月可成當須坐邀長者来此為後生唱道此乃時專遣人禮請次謹先此咨露秋凉希千萬若時加愛懇懇無擇再拜泰伯先生八月二十三日

知袁州日謁仰山廟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大江之西袁實小邦於京師為遠地近世守兹土者多不選任重人非不材與有罪為時棄逐則不至焉無擇不幸既不材且有罪其小邦遠地固所宜處既至州三日與吏民相見矣然念雖小人不可不務為君子蓋有志於君子則不以進退遠邇易其慮竊惟幽明之際神人相依人克事神以誠神必祐人以福茍無擇政有繆盭弗協於極

以傷其和神其降罰於無擇之身罔敢怨尤無作水旱疫癘菑害百姓尚饗

祈雨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惟袁之民庇於神舊矣今天子以無擇有罪俾守茲土曾未期月民以旱告無擇殊不知所以獲戾於神豈神以朝廷謫無擇之身尚存餘責而神責之乎不然何當雨而不雨使千里之內戴目而望膚寸之雲以雨其田疇心憂且悲

將繼之血無擇儻無罪而神責之不明有罪而移其責於民不仁不明不仁虧神之德其作霖雨以活百姓之命厥或後時雖雨無益也尚饗

謝雨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饈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歲比不登民饑已甚公私匱乏不堪其憂田農之家往往舉息錢以市種與牛乃克播種苟嘉穀未秀而膏澤斯愆則西成何望焉無擇不忍見此民將轉死於溝壑遂有禱

於神蒙神哀之雨以時降闔境之内靡不霑足惟神之德大不可酬非薦至誠罔以為報神其有終厥恵無毀於成使民感神之德於無窮豈不休哉尚饗

秋祭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嵗云秋矣百穀用成俾民小康乃神之賜恭修時祭是謂報功神其永庇吾民食於兹土不已尚饗

春祭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月旅仲春農務東作百姓有倉箱之望三時無風雨之愆緊神降康俾民蒙福嚴仲時祭其鑒至誠尚饗

祭韓文公祝文

皇祐五年十一月初一日築韓文公祠堂落成以文安謝

嗟乎公之文章日光玉潔可學而式公之聞望太山北斗可仰而尊公之篤道自比孟軻可從而信公之經學

為諸儒倡可從而效至於排闢浮圖力抵萬乘先謫於
潮旋移於袁遺愛弗泯邦人是思去古雖邈其風猶在
無擇偶以罪譴出守於斯遐想英風築宮以祠乃繪盧
鄭暨公門人賢若湜翱並列從祀比至落成爲文以告
諒云英爽其鑒於兹尚饗

祭鄭都官祝文

至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迺建鄭都官郎中墳

亭神像落成之後以文安謝

無擇兹以備員出守此土固當首尊文行以勵邦俗則搜訪前賢遺跡詎可後歟於是閲唐人登科記則知公之名有素覩郡庠雲臺編則知公之詩有體得佳城之故阡則知公之跡可仰故卜以吉日構以墳守繪以亭像敬率郡僚以文告焉嗚呼公之生也其亦人中之龍也而亡也其亦星辰山嶽之歸也則夫所以修完墓宇者繫欲勵此邦之俗而俾後進之有所繼也區區之文靈其鑒焉尚饗

鼎州桃源觀題名

皇祐四年正月自廣東憲徙為湖北提刑七月

奉詔改廣東轉運使

予按部辰陽往來再經桃源觀時皇祐四年秋七月己

酉壬戌范陽祖無擇題 親書刻於觀中瞿仙菴碑陰

堵田仰山新廟題名

自廣南東路轉運使以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移

知袁州皇祐五年六月五日到任至和二年十

二月十三日尚書比部郎中翁及替罷

范陽祖無擇准制祭仰山神東平費式江夏黄本南陽

白文清洛陽林覯盱江李泰伯滎陽潘及甫河東柳淇

偕行至和元年夏四月庚戌淇書 刻石立於殿下饗亭前

謝到任表

元豐六年神宗召起龍學典藩

臣無擇言昨奉勑命差臣知光州已於今月二十六日

到任交割管幹訖者受命以還視事伊始戴恩懐懼撫

已震驚臣無擇申謝伏念臣世系單微天姿譾薄偶緣
尺寸之技誤塵甲乙之科遂自下陳寖階近侍歲月滋
久功效蔑聞夙夜勤勞過咎深積果人言之是速在吏
議以何逃流竄累年飄泊散地俯臨晚節仰被洪私復
叨守土之榮實出逢辰之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
衛覆舜智無爲憫臣少被於搜揚察臣老流於裔荒遠
從謫籍復置列藩臣敢不捫心省過刻骨去非誓殫犬
馬之疲勞免擠溝壑之玷辱庶逃後悔尚蓋前愆臣無

任云云

龍學文集卷十

龍學文集卷十一

名臣賢士詩一十六首附

司馬温公送龍學守陜 狀元吕榛榜龍學第三名温公第六名

聲教空岩穴夫君集帝庭辭華動丹扆光價塞青冥峻德爭推轂榮塗易建瓴陸離寒水玉磊落曙天星得喪誰先識艱虞困屢經蹉跎渥洼足漂泊鳳凰翎粉署疎恩紀甘棠寄典型仁風思布濩疲俗待綏寧賤子良多

娩餘光每乞靈題名聯土版占籍備民丁種種顛毛白

蕭蕭龍柏青陌頭瞻皂蓋獨立涕飄零

梅聖俞再詠送龍學赴陝府

古來分陝重猶有名公棠此樹且能久後人宜不忘君

從金馬去郡在鐵牛傍山色臨關險河聲出地長尊無

空美酒魚必薦嘉魴天子憂民切行當務勸桑

王荆公和龍學登紫微閣同為知制誥臣日

漠漠秋陰護掖垣青雲只在兩楹閒宮樓唱罷雞人遠

門闕朝歸虎士閒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萊東想道家山
却愁久此隨諸彦文采初無豹一斑

又

掖門相對敞銅鐶巘巘飛甍在兩間潤色平生知地禁
登臨此日媿身閒浮雲倒影移窓隙落木回飈動屋山
忽憶初來秋向早紫微花點緑苔斑

梅聖俞送龍學北使

燕山常苦寒漢使涉靈臘路長人馬愁風急沙霰雜宿

造穹廬閒行逢獵騎合獻鮮尨鬉馳問驛華言答每食
氷生盤欲飲酒凍榼見其君長時國禮何勤納中朝厚
仁恩四海望閶闔乃知日月光照必蠻夷亟歸來易輕
裘賜對延英閣

司馬温公晚春病起詩呈龍學

風日正和柔身輕喜病瘳嬾拋殘蠹簡暖脫敝貂裘值
客開青眼逢花忘白頭家家好春色何日可同遊

朝議大夫上柱國致仕張徽聞龍學平昔曾遊

潁川西湖有詩以寄之

河勢橫斜帶地形碧油具旆昔常經驛名未改風塵黑碑字猶存雨蘚青薦福寺名園林僧杳渺擷芳亭名州渚妓娉婷汝南一值賢人降分野於今占德星

張徽又送龍學和寄王元之郎中詩是時龍學在西京

未持僊節去朝元玉陛猶虛侍從班纔洛舊遊天直上雞林新句海中間品流有日歸陶冶隱逸無時奉宴閑鶴馭仙遊何處所軒皇冠劒在橋山

司馬温公送龍學分司西京御史臺

人生榮辱百變似浮雲自有窮通定徒勞得喪分消愁惟有酒娱意莫如文方丈常蕭散其餘何足云

康節先生邵雍字堯夫和龍學詩是時龍學知開封府

吾家職分是雲山不見雲山不解顏遊興亦難分日限夢魂都不到人間煙嵐欲極無涯樂軒冕何嘗有暫閑洛社交朋屢思約幾時曾得略依攀

邵康節又謝龍學詩時在西京

恩深骨髓為慈親義重邱山是故人歸過洛陽舊遊地
白雲收得薜蘿身

又寄龍學詩

三十年交舊相逢久白頭海壖曾共飲洛社又同遊脫
屣風波地開懷松桂秋兩眉從此後應不著閒愁

曹司勲詩呈恩府龍學

曹公諱輔字子方登嘉祐八年乙科官至朝
奉郎守司勲郎中號靜常先生龍學出鎮杭

州日司勲為杭州司法嘗舉之

此生飄泊住乾坤南北東西豈更論萬里欲封防墓土

十年重到李膺門少驚人事時千變盡付將愁酒一尊

主上思賢厚風俗如公終未老邱園

盱江李泰伯題袁州東湖呈龍學

萬象城東雅入詩半湖雲靄卷殘暉老龍惜雨慵離蟄

幽鷺逢人慣不飛岸僻自宜安釣石波清誰礙濯塵衣

使君公退便遊此却恐吾皇急詔歸

再呈

郡藏好景有東湖誰道蓬萊遠無路水底芙蓉謾託根爭如岸上甘棠樹客來坐見碧波中魚跳潑剌賴尾露下釣不及呂尚賢明月清風又歸去

李泰伯寄龍學

衆人皆銳進唯我復幽居慮遠夢多亂身閒氣不舒干求非祿位好尚豈詩書日夜又日夜霜寒鬢髮疎

龍學文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龍學文集卷十二

名臣賢士文九篇附

歐陽文忠公回答龍學手書

龍學未第時發書求教差人詣洪州投下文忠公時為職官次年龍學第三名及第

修啓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為何如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某少賤而

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媿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

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謂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

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士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遊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足下之言高趣遠好善竊惟足下之交遊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之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章輝光施於世者果致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

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歐陽文忠公又手書上龍學

修啟自擇之使還未甞一得欵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遂成鄙句無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作亦聊記一時之事謹以附遞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瞻晤實深為恨暑熱道路不審台候如何惟冀以時自愛

王荆公手書上龍學求教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誖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

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年而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也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躬若施於朋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耶請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王荆公又手書回答龍學

早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仕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為不肖而得罪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絶手書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故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其小罪不知者以謂好伺人

之小過以為明知者又以為不果乎除惡然後恕者不資此以為告乃㬥㬥於此以為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才絀一官而豈足以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為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矣抑

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切有意焉足下以為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頃吾心未甞為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為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為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

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為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為如此而可以無非固大善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為罪雖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為來者之戒幸留意之報我以無忽

鄭內翰獬行應奉山陵加食邑恩告詞　龍學知鄭州時

英考皇帝馭飛龍以昇真藏衣冠乎橋下萬國攬涕竭蹶以趨事而一二藩輔之臣實奮厥績予嘉爾勞玆有優數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知鄭州祖無擇老於辭

學將之以仁厚而擁節圖申率其所部合力以赴功米鹽精密無所漏遺廟祔已安宜疇慶典增國舊封行之真食以庸制禄兹非懋賞之公乎

李泰伯寄龍學長篇是時龍學為秘丞

我本山中人好尚與衆異平生重交遊所得固無幾昨者應茂才西行覲朝美時當慶歷初選舉實多士茫茫帝王州栖栖遠行子攜錢僨破屋乞火蒸陳米鞍馬到即賣僮僕癡難使有時造公卿努力向壓市數步則一

歌長吁乃能起衣冠信質野言語欠婉媚閽人顧之笑將命見而避往往得所請蹌蹌向前跪何能剖懐抱浪自慕尊貴貴人如天神喘息生雲氣野夫等麋鹿芻豢非所冀歸來坐空牕惆悵久不睡塵埃滿鬚鬢息惡入口鼻業已辭吾親中道豈可廢黽勉待報聞愁憂遂經歲二年正月晦閑房適假寐有奴來啄門手披上聲擇之刺承命驚下牀赤脚誤穿履從來未識面只是聞高第名顯官且達見我當何為再拜謹就席熟視知可畏昂

昂貌甚古崖石掀氛翳渾渾氣甚和璞玉無芒鋭高談貫先哲雅意在兹世昔人相遇閒一言猶合契今吾於擇之寧假再三計自此君往還中心蔑疑貳如熱息廣厦如飢享盛饋君授南康守維舟蔡河涘我館汴之陰前去路則邇時時結帽帶踽踽尋英軌衆人驕綺羅相對紉蘭芷朱絃自三歎笑殺彼鄭衛王命有期日都門一反袂君行劇鴻軒我處近匏繫曠日及孟秋皇慈始收試崇崇九門開竊竊三館秘主司隅簾幃欲望不可

跂中貴當棖闥蒐索徧靴底呼名授之坐敗席鋪冷地健兒值我前武怒足防備少小學賢能謂可當賓禮一朝在檻穽兩目俱盼眙捉筆圻所問移時數千字讀書取大者纖悉或靡記炙背雖自奇寧當至尊意龍馬騰天衢駑駘合羞死量才與揣命坦蕩更何事振衣托歸舟河流迅弧矢淮清江且平踰月在杌几及過廬山南聞君初布治船檣既入岸馬首已來曁招我到府署相見共欣喜嫩橘摘千苞肥魚斫千尾蕭晨徹骨清佳景

邀人醉高會雖暫懽故園當速至草草成別愁悠悠渡湖水是時東方曙俄然北風厲陽烏畏威逃江神以儒戲氣象斗不同波濤大可悸長帆張欲裂孤舟蕩無倚或從玉井出或自銀山墜篙工斂手立脈脈無窮淚從者閉目坐嗟嗟不敢視我時撫杖歌分作長江鬼所悵生劬勞不孝而已矣禍福果無幾險難行可弭脫身得平康引領望鄉里厥後過渼日幸得見桑梓入門何怡怡餟具有甘旨稚女能紉針驕兒偏生齒芟除閒草萊

疏通舊治沚吾廬可終焉生計由此始郡守方仁賢學
宮感修理踵門致勤恪命我談經藝麻衣何紛紛鄉人
子若弟不惟務章句所欲與禮義施爲有本末動靜有
綱紀蚤與雞同覺夜與月相值孳孳忘飲食斷斷在文
史持附南康書或逢北來使尺素雖淵前話言難到耳
殆及三年冬聞君受朝寄名稱按刑獄埶可平寬滯故
人漸大任賤子差自慰軒車自已遠翰墨益難致薄命
良可傷降灾渾未已是年之季冬舉家纏疫癘老母尚

委頓微能益蟣蝨形骸非我有魂魄與心離權柄在鬼物功力非服氣曉突誰能炊午闕猶未啟荏苒再閲月幸會天不棄春風動枯槁甘雨洗根柢行行夏交秋吉微凶不替高堂何戚戚疾病日攢萃一夕脾臓間發泄不復止詰朝悶無言目瞑口齒閉號呶諸兒孫雜沓大鼎沸嗟哉當彼時誠恐弗可諱醫師相急熱巫覡兩經緯藥草極酸辛法術殫怪詭薄暮乃復蘇踰旬僅知味方兹戀庭幃旋已對獄吏試言其所由内省亦無愧有

人同州閭發跡自徒隸竊彼儒衣裳曾亡小材技突如
游京邑欲以干明睿朝家焉可欺羇旅謀自濟乃造黄
紙書便取青袍衣乘船歸南方斂板謁當位自言章奏
奇因藉官宦勢謟文降自中宰府不預議既然能占天
且曰善興利江淮一經過郡府十不啻到處爭逢迎莫
能思處置轉運苦愛奇得之如國器故使按坑冶庶可
長才智小人靡忖度假寵愈放肆行符索吏卒圍印發
傳遞閭閻望塵拜州縣從風靡遮道結繒綵鋪筵塞珠

翠車騎前後呵給使數百指何者為典刑爾獨誇爪觜
在昔秦無人繞朝贈之策緊我非韓督碌碌寧不恥作
書貽諫官姦詐患不細有詔令逮捕按驗取真偽是夫
知計窮誣我以罪戾上官猶眩我准例皆拘縶幽幽圄
犴中憤憤爭競衆周旋二十日乃克見巧慧畫地尚不
入叢棘昌可寘惟茲謝吾母幾不全骸體教道亦難行
凡庸豈同志吁哉養英才徒以釣積毀篋書歸敝廬庠
門任蕪穢去年仲夏後盛暑若火熾郊園有餘爽蔬果

聊可嗜時復觀田疇畢力奉耘耔人生俱飽煖此外皆淫侈思非一日塗欲去無雙翅俄聞遷黄州又説丁喪制古來聖與賢誰不遭醜詆蜀日駭狗犬夏鼎愁魑魅人壽有短長孝子謾憂思滅性經所貶節哀禮為是矧夫王佐才簡在唐虞際揚名以顯親報德豈不諱加飯苟如願蒼生猶有恃適時匪我長才朽乃所擬道義果弗充富貴反為累回憲本無官桀紂焉得比俗子但相非吾心已居易近者遊蒿陂念君在襄臬作詩布幽懷

讀之勿喚鄙

龍學修袁州學記

本朝慶歷中詔天下郡縣興崇學校皇祐五年龍學自廣南東路轉運使移典袁州下車之初迺議改學次年至和甲子學成盱江李泰伯撰記刻石以識其事京兆章友直篆額河東柳淇書世號三絶熙寧元豐閒館閣第天下學記以袁州為冠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教闊疎亡以稱上旨通判頴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

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搆諗於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闕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䟦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

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廷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記

袁州教授童宗說字夢弼春祭祖龍學

龍學祠元在州學右廉之前郡庠時祀之偶坐而配饗者通判陳君侁也

維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三月丙辰朔十有一日丙

寅迪功郎充袁州州學教授童宗説謹率在學諸生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前太守龍學祖公之靈惟公學為儒宗政為吏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皇祐五年來刺是州蜀有文翁閩有常袞千載相望壅培道本迺築新宮祠韓退之山斗昭揭俾民不迷乃設經帷延李泰伯勒記在堂其光有赫乃修賢墓表鄭都官忠厚之教如珠在盤乃開東湖立廉遜亭遜亦作巽造次顛沛率人以誠既作泮宮既多受祉報政還朝潤澤豐美遺愛迄今百有

七年所憩所茇甘棠在焉士民思公若慈父母雨露既濡選牲為酒僕忝教官再拜祠下薦以馨香配以别駕公兮少留挾春鶴秋無我斁遺此邦是庥尚饗

張尚書字定叟重修袁州州學舍菜祭祖龍學尚書移其祠在州學講堂之西郡庠亦繪尚書生祠與龍學祠堂俱焉 學正孫謹代作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冬十有一月庚申朔初二日辛酉通直郎權發遣袁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張

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建學太守龍學祖公之靈惟公涖政詳明富學粹深皇祐五年来自禁林環瞻學宫地臨於偏至和甲午乃克定遷生徒居西祀官其東殿堂門廡屹然邃崇歷載深遠圯陋勿治代或更制寢違雅規士莫振耀喟然永歎豈無伊人執意在泮杓視事三日肅躬祗謁顧視迫隘惕汗背浹迺議經制一新輪奐緬想遐風頓還舊觀工既畢事禮嚴舍菜載繪遺像雍穆如對迺立公祠迺頌公德邦人之思是儀

是則由今視古忝繼邦紱作新斯堂以詠所芨率僚告成諸生在庭酹以清酤薦以惟馨公靈所之星辰河嶽願言來燕以開後覺尚饗

龍學文集卷十二

龍學文集卷十三

家集

祖仙傳　華山鄭隱撰

祖𤣥字景山別字伯髙其先深州安平人父諱仲儒任許州觀察判官在職有能名開寶中太祖召拜右補闕通判成都府知賀州廣南轉運使久之以疾免居於許𤣥幼喪母哀毀過於成人年十三讀書尤嗜易與莊子

及長徧覽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陶隱居真誥超然有出塵之志乃白所親願不婚娶補闕卒岳哭泣晝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親友强以淖糜乃不滅性服除舉進士不利於春官氏一日有白衣書生詣之岳與語儒學之事相得甚歡終夜不寐他日復来書生謂岳曰觀子神氣秀異可以絕風塵凌煙霞無矻矻於儒學當思脫世俗之累為佳岳曰少有志焉病未能也今日之遇先生非天之所啟耶書生曰子能從我遊乎岳

曰父母既棄養矣内無妻孥之累何往而不可書生亦未之信也言訖輒去或經旬或踰月一來岳事之彌謹書生屢與之期𠀉未嘗愆素書生見而益喜且曰神仙惟有志者可學子能如此可以學矣岳問書生曰先生何居乎書生曰我所居非遠又問果何處曰王屋山岳初得辟穀之術不食者三年聰明强記日甚一日顔貌潤澤見者異之後與書生偕入王屋山居數年從兄岳通判河南府會王屋縣宰與補闕有舊因託訪之延致

公館見岳曲盡兄事之禮贈以衣服等物止取淨巾一條餘悉不受每宴坐靜室終日不語好為五言詩多述神仙事已而輒焚槁或問山中何以度日但笑而不答住幾月不粒食惟日飲醇酒數升而已時岳方出岳謂門人令狐圓曰兄非晚當有内艱吾不可久處此今往矣寄語吾兄善事太夫人無以弟為念纔三月岳果丁母憂既去乃入華山時時有人見於懸崖峭壁之間如履平地少年追躡不及遠而望之見其入石室中比至

其處則與石室俱不見矣景徳初成都道士謝又玄遇於峩眉山下又玄善飲酒𨺗相與詣酒家飲七日不歇又玄極困憊𨺗略不霑醉吟嘯自若俄覺異香氤氳襲人遂探懷中出一物如碧玻瓈其大如橘以授酒保揮手謂又玄曰爾其往哉吾亦逝矣又玄將别再三問𨺗名氏答曰吾祖伯高也俱出酒家行十數步又玄回首已失之山下之人謂之祖仙後莫知其所終

熙寧元年春三月從孫無擇立石

跋一

予嘗讀九天生神章迺知為仙之道豈易然乎或名在仙籍或骨象合仙或轉輪終歸仙道其致一也要在養其氣存其神保其命固其根世人不知此故中道夭亡深可憐者祖公宿種善根長而不娶又神氣秀異有志於道豈骨象合仙者乎書生異人也故與同隱王屋山絶風塵凌烟霞後入華山時時有人見於懸崕絶壁間如履平地非神存而全者能若是耶予老矣每覽真誥

及神仙事跡未甞不掩卷興歎但骨凡氣濁莫能繼踵於前人所可喜者比遂退伏得放浪於山水間採芝餌朮以終天年亦無憾矣將仕郎祖護以高祖石刻示余丐跋其後故書其略云時紹興癸丑季秋二十四楚山道人蘇覺尹道書川中顈運使是也將仕是資州朝議大夫祖德恭之子卧乃護之高祖也

跋二

祖伯高少有超然出塵之志長與異人書生遊已而仙去後從孫龍學公紀其本末刊諸堅珉以傳不朽今夢

傳宣教伯髙從曽孫也逺示傳刻俾跋於後披卷仍覽賢師蘇公先生題字歴陳為仙之道蓋亦盡矣濯晚生後進性資凡陋徒仰祖仙之清風欽詠蘇公之辭翰又安敢形容其萬一哉紹興癸丑初冬二十有五日雒陽王濯再拜書（夢傳諱之字也別字吉於）

跋三

世之譏學仙者以〻為繫風捕影是徒斥其末而不究其本矣文成五利少君欒大矯誣怪誕者此固有之廣成

安期赤松羨門飛升延永者果可謂之無耶故瀨鄉記記得仙之法凡三十六會真記論成道之門總二十五顧性質學術積累功行如何耳孰謂仙不可致歟祖仙傳懿行炳然固有明證足以間執譏議者之口俾世之人洞然弗疑龍學祖公以其傳而刻之金石闡耀遂祖之景鑠功亦懋矣紹興乙夘三月二十四日祥符李平仲題

跋四

葛稚川著内篇論神仙事甚詳其門人滕升問曰先生云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遂歷敘數十百人為之傳以告之則神仙之有無固不可以臆度也觀祖伯高與異人遊且謂其神氣秀異可以絶風塵凌烟霞其後卒以仙去此嵇叔夜所謂特受異氣禀之自然非積學所能及者秦皇漢武終身求之而不得又吾儒力詆其説有繫風捕影之誚皆中庸之論愚於祖仙蓋有感也鄉人秋卿同官昌元乃伯高裔孫暇

日以龍圖公所書傳見示因識其末紹興己未二月中澣日河南席登（識為昌州司理日）

跋五

道家言比干曾參並為仙官故知忠臣孝子誠貫天地必享不亡之壽彼專以煉形服氣經伸之術求出世者亦勞甚哉祖仙傳載其童子時居喪為聞孝至七日不勺飲又以事親勉其兄龍圖公泰山先生之門人故其所立石有補於世教海陵查籥元章書（荆南查運使是也）

跋六

世以儒道釋為三門殊不知仁義清淨圓覺其歸於一揆特其所入之異耳觀祖伯高天性孝悌神氣絶塵盖其根器深遠心與天遊故能躡虛超詣如此彼黄冠方士朝夕整衣焚香區區於散藥書符呼吸吐納而流浪於利欲者乃曰我欲學仙吾不信也紹興丙子三月十二日莒山續戚屬宜都燕居軒書續史部是也嘗帥京南後為茶馬都大乃荆甫狄容學之婿與祖護夢傳為連袵

跋七

白居易有言以儒飭身以道養壽誠哉是言也祖伯高幼嗜儒學及長脱俗遂為神仙中人飭身養壽始終如此居易之言伯高其得之淳熙丙申正月十七日高平范炳文晦叔書

跋八

安陸連璧恭檻淳熙三年季夏朔連郘州是也安州應山縣人顯謨閣學南夫之子庶之姪孫庶字君錫昔日龍學與歐陽參政嘗用薦舉焉

跋九

祖氏素稱名族代生偉人至於君則為列仙蓋其積德有自來矣夫傲睨烟霞粃糠萬化夐閱千載猶一朝夕此豈今日慕仙者所可得夢見哉伯玉自清溪載葉山隱者所作傳来三復舊刻不能釋手俯愧塵滞感嘆交作淳熙六年八月一日東萊蔡武子書於江陵城西羅臺僧舍伯玉奎之字也資州朝議之孫行之族弟也其奎之諸子今居荆南清溪

龍學文集卷十三

龍學文集卷十四

家集

狀元紫微始末

公諱士衡字平叔侍郎第四子十八歲殿試狀元及第因有官移為第二人是時試清明象天賦明徵定保詩盛德大業論祥符九年也尚書李宗諤之壻後娶太師向文簡敏中之孫女唱名日文簡在殿上拜謝歷祕書

省校書郎户吏二部郎中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右司諫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司文簡薨恩及外族例加一官特授起居舍人晏殊行制詞有告存焉録之於後天禧四年八月除知制誥乾興元年七月出知吉州任滿歸京天聖中奏敕撰向文簡神道碑銘卒享年三十六有西齋話記一冊姪孫德恭任資州太守日嘗題跋云每覽叔祖話記乃見編次有序記述甚詳其間告戒亦有深意使人讀之當銘佩其言不可遺也書於

資中郡舍坐嘯堂時建炎二年八月初四日也其餘所作之文遭兵革散失而僅存一二今編而次之略見其大概云

起居舍人告詞

勑故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向敏中孫女婿朝散大夫行右司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司上輕車都尉祖士衡早以儁名擢於上第工文合雅繕學宗經登冊府以紬書佐地官而治賦亟升

華貫綽著時才眷吾輔臣惟爾外族奄玆淪謝增用憫傷爰降寵榮及其姻屬特遷史秩無忘欽承可特授行起居舍人時尚書户部員外郎知制誥太子舍人臣晏殊行天禧四年四月日下

紫微撰西齋話記共三十五事

蔡州褒信縣有文秀才者名宏惟夫婦同處不知其甲子者舊見之約八九十年矣容貌常若五十歲人去邑城十數里有田百餘畝歲自耕耘力不

懈凡春秋田率只種一色是歲所種之田例必倍熟凶年亦獨有收而多辟穀歲之所得常募里中尤貧乏者輦負就寄其家約日與之饘粥之費以充傭直鄉人服其義弗之欺也久之又遷一處凡遷數四即並盡矣來歲復如之未嘗言事未嘗干人或有疑其有道術輒哀祈之者乃遷避遁逃或旬月或經歲不可見矣大中祥符初今太府少卿蔡汶典郡下車之日首命牙

校邀之言前守眉州遇青城隱者託以達信堅為牙校所迫不得已偕至郡齋每行必杖策先其牙校牙校鞭馬逐之不能及相去常百步許蔡卿盡禮迎佇略無留意咨以化民之道修身之術對曰六籍載之備矣外復何求承聞訪以黄白之術笑而不答數日求去蔡卿欲厚遺之悉無所受既歸故居語其隣黨曰吾將遠遊亦未期回日幸各自努力也一日挈其妻潛去於

今莫知所適耳

太平興國中相國清河張公齊賢為江南轉運副使河南向公敏中通判吉州有水軍小校彭仲玄者善袁許之術言二人皆當位極人臣富貴而復壽考張先升而不久其位向次得而最耐後向比之張官較一資壽少一歲既而二公果相繼登庸張終於司空致仕年七十三向以左揆終於相位年七十二

國史補云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然後文采煥然今則不然矣未知何以言之

翰林李學士宗諤休澣與子弟家讌有太常丞劉仲宣是日與會酒酣因探題聯句或徵故事為令以俗語捉對李氏諸子中昭述者時年十數歲飲酒先酡顏而劉丞思若抽軋每徵故頗有難色偶顧昭述欣然得句云三杯酒後眼睛赤述應聲答曰一度令來唇口青

太祖之御極也忠懿王錢俶親奉職貢以修藩臣之禮禮成辭歸面叙感遇俯伏流涕且曰願子子孫孫盡忠盡孝太祖曰但盡我一世盡爾一世子孫亦非爾所可及也

予姑程氏孀居誓志攜其孤幼來依先大夫淳化中先大夫任通判河南府姑嘗染疾沉劇久之方愈忽夢有力士數十持符扣門追攝甚急將行十許里至一大城入府署中見一尊官據案決事

左右侍從甚嚴肅尊官云此人且去命授與白絲一結令日數一莖數盡即來至咸平三年先大夫棄養予奉姑氏寓居蔡下是歲始復夢向之力士追攝洎往見尊官復遣之還一與前無異而再以絲授之其大一箸許纔踰月而姑淪逝

祥符乙卯年馬亮侍郎知荆南罷赴闕語朝士云在任日一日午際有一道流詣郡署求相見閽者以

視事方退請謁非時固留少頃以須府公再出道流曰固知潭州劉師道學士薦某求見馬侯劉已為衡山北門侍郎矣今日禮上某適赴會退而來此閽者方驚訝其言忽失所在

三司林侍郎特言咸平中為殿中丞判户部勾院奉命京兆府與府公張侍郎詠時為户刑部同定監法張延於廨舍忽一日絶早相過云夜來夢一大寮經由名書吏修刺通謁書吏未至亟自染翰泊畢

視之乃誤結銜為禮部尚書凡三易之而皆復

然莫知何祥也後十三載張竟終於大儀

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川道士曹若虛者善醫尤得

鍼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遇疾且卒經日

而心間尚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往庶幾

可救若虛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哭泣引鍼鍼之

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云始都若夢遇故夫相

隨出郭外故夫姓宋忘其名遠歷郊野橋梁復入叢林

草莽輾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為一物剌中其足不能屣步由是獨行忽若夢覺爾郡人競訪若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鍼乃黄帝鍼八邪穴也若虛即今尚藥奉御姚可久之師耳

予先人潄廬占數蔡下郡人有與家兄遊者忽夢有人自京師至言科場事其人問祖家二秀士安及第否答曰已成事人問三秀才士龍及第否曰滯他不得其人曰滯他不得是何言答曰先食

祿時天禧二年也來春二兄長果策名而適拘選限三兄長不利而歸都不測前夢何謂矣秋九月予自小諫遷中諫長冬天子有方望之事得以三兄長之名上奏恩補右職即時受俸乃思已成事滯不得先食祿之言不差矣

太尉文貞王公在揆文簡向公並久在相位以疾以年累乞罷退上悉堅不允前後抗章非一至遣中使傳宣閤門通進司不得受二公表狀君臣終

始恩顧近来罕及也

内殿承制鄧雅前後將命四方自題姓名云登邑誰不言安牙在左邊郵亭廄置往往有之

户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性詼諧累居計省同列多罹其善謔户部判官上官佖因戲曰石君石君何人奉祭口何石應聲曰下官口何干上官佖事又初為禮部郎中謁謝時執時執戲之曰今為正郎莫須不同自前也石曰某雖壓忝豈可

改常况告勑之内並明言之時執因問告勑内何言也石曰可授尚書禮部郎中餘如故

孟氏在蜀末年因除夜自書桃版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是歲果王師受降以吕餘慶知成都長春即太祖誕節之名也

内臣張繼能頗知書嘗總戍兵於靈州屬戎冦圍城經歲不解繼能作詩云夜聞塞外鈴聲苦曉聽城頭角韻哀不是感恩心似鐵何人肯向此中來

金陵瞽者王光贊聞人言音知其貴賤休咎號為王聽聲太平興國中先大夫為贊善知句容縣時故參政蘇公易簡初命將作監丞倅府事光贊言蘇公甚貴若年過四十即爵位不可涯也至道中先大夫為尚書外郎通判淮揚蘇公以春官貳卿自鄧移陳方年三十九强盛無疾晨接賓僚方退踣於廳事之後俄頃不救時十二月矣前去四十不累旬也因思光贊之言一何神耶

然聞其爾後言事則稍差矣

執金曹翰自方鎮黜居環列嘗為言懐詩有曾因國難頒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之句頗為時人所許

廉使錢公若水善知人太尉王公旦始直史館錢已同知樞密院每見而歎曰王二他日窮極富貴世無與比翰林學士李宗諤新登第大有聲望皆謂可繼其先相國之躅錢公云李生文行何官不作而恐不滿五十歲咸平中錢為工部侍郎

知開封府李與梁顥趙安仁並命掌誥錢云三舍人將來皆不及趙其後李梁並終翰林學士諫議大夫李年四十九惟趙叅與政事官至右丞壽六十一

廬山遠師結社之所東林寺有池極大每歲芙蓉盛開之際而今之郡人洎隣境士庶以八月一日為朋競集於太平興國觀捨施甚多號為蓮華會而都不需二林矣主事僧但自以常住飯兩寺

緇褐為遠師作忌日齋𤅢

大貂武恵曹公彬盛德殊勲冠於當世而謙退謹静稟之天資嘗因候對處於内殿幕次導從悉屏於他處蓋畏人知也俄有使臣數人㪯銜命外方未嘗識公者因搴簾而入一揖而坐各恣談笑久之問公曰賢甚處得替來公不得已曰青州得替又曰合入遠近差遣公曰遠近即未知復曰彼此班行何消藏機應是已有好勾當處又

曰果然是果然是乃問職位公曰某即樞密使曹彬也聞之並狼狽奔迸而去曹公未嘗形於言而京師尋悉知之蓋其中自有以語人者

屯田胡員外寂言四十年前有供奉官楊忘其名乃節帥楊義所謂楊璲子殿前也之弟為湘潭巡檢年甚少因至衡山乘馬入司天帝祠庭又於諸殿焚香不甚恭肅及出門墜馬而卒後有夜見被甲持戈步遶繚垣稱為巡山使者今之祭醮衡山者皆設

巡山使者位即其人也

真宗好文嚮學孜孜不倦祥符天禧之際宸章睿藻宣示臣下者不間於三五日自宰執至貼職於三館者皆得與賡載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梅詢出為陜西轉運使奉辭之日面奏乞遇有聖製欲令勾當三館中使劉崇超録本附遞至治所庶得和進恩旨從之

祠部江嗣宗郎中為夔州路轉運使奉詔討谿蠻平之

獲先被掠生口千餘人有谷伴舅者江陵松滋人也始年十歲為蠻人所驅入山洞間見本邑鄰居夫婦抱一子纔周歲爾亦在刼中以其夫婦潛謀逌歸並殞於白刃之下而棄其嬰兒伴舅即收之而行得在一田斬斫家蓋其官號也充給使伴舅養視其嬰兒甚至日食以山果或火食之稍甘脆者出則以布襁負之田氏亦憐之而不害也凡四歲而挈之以歸得各還其家噫童

子而知為仁義也

參政趙侍郎安仁言故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充淳化中嘗染疾一日恍惚若夢中被人召至一府署中云命為山林主者掌世人之先代亡靈久未生者登廳據桉僕使吏胥至多簿書委積於階前充甚駭焉意謂已死矣左右云不妨陽間掌事但不可洩於人爾因問充之先代何人尚在此左右曰並已受生又問妻族何人尚在此亦

曰已受生矣因問馬家何人尚在此左右曰有叔姪數人未得受生充曰何故也答曰為證口舌事未了馬氏者蓋充之內子前夫之家充固不知其家世既寤亦不敢言之俄而疾愈因暇偶與內子言馬家骨肉為事若何答曰亦皆如常因語其性善惡答曰餘無他但諸子或忿爭即好於星斗下焚香作呪誓充默然心知乃言口舌事驗矣充自爾每月率三兩次如夢寐中

至冥間泣職積一歲頗厭怠之且慮久而不祥
乃與親友言之由是不復往矣大中祥符初始
以疾終
叅政又言應舉時素未甞至中書也而忽夢入一公府
升堂坐而決事迴顧堂後室中有四婦人竝坐
既寤思之都莫曉矣爾後由翰苑叅大政赴本
廳上事恍然宛同昔歲之夢而凡四娶焉
狀元梁固予之朋執也天禧丁巳歲三月遇疾而逝予

往弔之有女使如玉者卒然而偃仆於服舍如中風眩之狀因作靈語如玉吳人而言音酷類狀元狀元汶上人也且戒家人曰勿用悲啼吾到此極快樂已與先內翰相見寘間喜吾至錫賜甚頻又得第宅庄田器皿鞍馬僕從近二百人今為陰山諫議矣汝輩凡上食燒錢須呼陰山諫議我方領之或遇號哭即言學士恐外人聞之以為笑也又予與石中立集賢協議於外

將共出俸錢以庀喪事如玉又於室中云可自貨却馬更家間收拾亦恐得少許國家恩賜足以了得送葬不必更煩祖石二學士也俄而中使傳宣賻錢百千羊酒等及貨馬自餘家資果能營辨又曰可掃廳安椅子劉筠舍人來矣食頃紫微至又曰後事並託祖學士然正字年小且與撰遺奏懇切陳乞正字名述狀元之弟亦合得五貫俸錢且相無支用因思正字未有料錢若是改

轉太祝奉禮厫俸數亦不同表既上朝旨與在京差遣得監鑄鑄務特添支錢五貫文既擇日小斂家人出銀器數副將置壽木中予以恐人之所覬覦因撤去之家人並不知矣如玉又曰祖學士不欲以銀稜椀碟入棺何不換兩三副素漆器著時俟狀元堂弟名逸會塟未至雖闔棺尚未施釘如玉又曰有一物當面甚為妨礙啟棺視之乃有贈作縧一束橫在面又如玉素

不識書因索茶匣狀元素好事惟茶器必自為鑰起坐自開點啜一甌訖依前封之命筆題署一與狀元同於今尚在類此之事甚多皆不可測凡三日而愈若酒醒者自云不記矣

海州觀察推官韓炳言嘗為隴州從事會知成州屯田員外郎劉保衡經由名飡不食葷肉因語在郡日有屠者宰一豕既去毛而舉體有黥俱若人之文身者衆聚觀之中有一鼓刀之士慘然曰

此某之兄也死且二歲諦視所刻魚龍之狀宛然及有文字歷歷可驗乃以善價贖而瘞之此家遂罷其業保衡感是而不御肉

相國上谷冦準始平馮公拯惟不為禮部而皆遍歷吏兵户刑工部尚書祭政天水趙公昌言亦不為禮部而遍歷五行侍郎相國廣平宋公琪自諫議拜刑部尚書祭知政事不歷丞郎給舍太原王公欽若自學士左正言拜諫議祭知政事貳

卿呂公祐之自右史掌誥拜諫議並不歷郎中

員外中憲趙公安仁自學士工部員外郎拜諫

議叅知政事內翰梁公顥自司諫掌誥拜諫議

戶部使中憲劉公筠自學士兵部員外郎拜諫

議副翰晏公殊自學士戶部員外郎拜左庶子

充職並不歷郎中

僧贊寧者頗有學問近代罕有其比著僧史言今之車

駕前中使乘馬擁袍以繡帕覆之者俗指為駕

頭贊寧乃云其中有人王經一部蓋不知而妄作也此乃大朝會時殿中御座爾其形如杌子

予讀高僧傳有杯渡者不知名氏時人莫測之但見以木杯渡水因以目之今其傳因事當指名之可云師或云和尚或以杯渡兩字呼之亦可辨矣而乃十餘處全只稱度似實單名者此誤為矣亦猶今之鄙俗有談開元天寶時事指明皇自稱宗者可絕倒矣

阮都官中度言陳詢為太子中允嘗夢人語之曰爾之官止於此矣既寤甚惡之而不敢泄後遷太常丞方以語其妻翊日染疾而逝

宋尚書白初為貳卿日嘗夢於一水邊見一人立於水南其人隔水輒拜白曰素不與足下相識何故下拜對曰無答拜某是將來狀元侍郎即將來主文也後累年尚書果為侍郎主文以王世則為狀元及瓊林宴日視之狀貌乃昔夢中所遇

人也因問其方來則曰某湖南人也

王叅政化基未及第時甞於齋中晝寢甚美忽為鼠囓其指覺而遂起良久寢所牆倒自是家中不令畜猫懼其殺鼠也

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時中的而已如李端於郭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善則善矣而鑄錢乃比鄧通爾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筭哉大

凡用故事多以事淺語熟更不思究便率爾而用之往往有悞矣只如李商隱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詩云定知欲報淮南詔急召王褒入九重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屬為諸父善文辭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褒是宣帝時人遡者王禹偁作筍詩亦云稚川龍過頻迴首認得青青數代孫稚川即葛洪之字投杖化龍乃費長房爾蓋是使葛陂之事此乃

不思之由又孫僅傳巖詩云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且傳說已非刑人蓋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資是為胥靡傭賃也豈可謂說為刑人哉

廬山者按山記并郡圖言匡廬山本周武王時自匡續隱居此山學道歲久累徵不起仙而上升至王時以其結廬之所賜號為匡廬靖廬山今山下有匡先生廟存焉乃匡廬只是一山也近張景

匡先生詩序引葛洪所授五嶽真形圖記云黃帝署廬山為使者是黃帝時既有廬山又取張窓廬山實録云因廬水而曰廬山也是山本名廬而因續曰匡也唐李衛公望匡廬賦序曰望匡廬之二山則不指其所出莫得而詳焉

龍學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龍學文集 卷十五 十六

源流始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喬天賦

龍學文集卷十五

家集

紫微祖士衡字平叔

撰呼延告詞加食邑乾興元年三月日

翊衛雄勇功臣捧日左第三軍都指揮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御史大夫輕車都尉永安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一百戶呼延必顯

朕奉馮几之訓言肇登宸極眷執戈之營衛時舉徽章庶使勞臣有以知勸惟爾名登勇爵志達善經居然御衆之材蔚有訓戎之效入奉周廬之警出嚴袀服之容純誠可嘉茂渥宜及增其視品進以爰申勉報朝榮惟忠與孝可特授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依舊捧日左第三軍都指揮使加食邑三百戶實封一百戶功臣散官勲封如故

大宋故推忠協謀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内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户食實封五千一百户贈太師謚曰文簡向公神道碑銘

朝請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護軍范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臣祖士衡奉

勑撰

士衡乃文簡之孫婿也所以知文簡之詳

臣聞麗高穹者萬象而斗魁制其中搆廣厦者衆材而棟梁任其大民惟后而斯戴后非臣而罔乂天地栽成之日一二萬幾聖賢會道之期旦暮千載若乃自天生德業時奮庸守正以持平宣猷以敷制切劘當世之務嘉靖有邦之臣使藩惟宸繄丙魏之同心照爛簡編與閎散而爭烈者其惟元宰河内公乎公諱敏中字常之其先宋左師之裔也後世徙居大梁子孫因家焉曽祖

萊國公諱貽孫祖許國公諱載烈考曹國公諱瑀皆贈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而國爵之命凡
五遷焉密印泥書輝映里門曽祖妣張夫人祖妣孫夫
人妣史夫人以韓魏晉三國申追封之典善慶之來斯
遠哀榮之數兼極曽祖而下皆感慨世故優游天爵諸
侯不得友萬物莫能遷鄉里稱為善人子孫宜有達者
而先曹公器局閎廓志行潔修好聚圖書多交賢俊位
匪充量福成有基公生協貴祥切懐夙智山庭月角特

崇於奇姿天球河圖居然於重器始就外傅文藻日新先令君治家尚嚴知子為美甞謂史夫人曰大吾門者吾兒也勿漏吾言恐墮其志寓居近市過往踵門有若儒生適至傍舍覩公風骨視正行遲因與隣母言稱有宰相之器俄失所在斯足異焉繼喪二親善居得禮比至除變四壁蕭然載逾加冠之年始赴命鄉之舉太平興國五年太宗親御便坐公以進士高等面賜登科一命將作監丞同判吉州郊祀之慶遷太子右贊善大夫

故司空致仕張齊賢時司外計屬公治狀璽書褒之九年代還遷著作郎覲見之日奏事稱旨選於三司户部判官賜五品服未幾為淮南轉運副使前此涖職率尚剛決析毫定制破枉求姦公獨不然取一警百甄明吏課勤恤民隱屬有言公況雄才大略可備文武之用者驛召且至將以入作使處之非所好也懇辭得免翊日繕寫平生筆述獻於公車亟乙牘以回觀固每篇而稱善得直史館遣還治所耕籍恩超遷左司諫入為户部

判官明年以本官知制誥賜紫當是時也堯日光華安安爲德周家忠厚郁郁成風疇咨之命亟行潤色之文尤重公以儁望躋於禁垣發揮大哉之言裁成煥然之制稱職之美僉論歸之俄同判大理寺有妖尼道安者誣告庭列時諫議大夫張公去華任京府判官貿公之外舅公抗疏請不預決讞詔即許之既法條悉罹譴黜好事者因定公雖避嫌疑猶涉黨援上惡其言不獲問狀俾罷綸閣出知廣州求對清閑之燕罄陳感戀之誠

今之此行非敢憚遠幸生還於京闕期盡瘁於國家言發危心淮然淚下天子感動憫默久之且留公業又不可詔遷職方員外郎以申獎任之意南粤舊邦為一都會重溟伊邇蠻蛋之人雜居百貨所叢掌握之珍可當控提封之五管嚴守府之萬兵公之至也閭里懷恩如得慈母堂皇決事號為神明朞月有成淳風革於殊俗異代相望清節邁於古人逾年就領廣南東路轉運使寄任誠優風宜且異力耕火種田農之利益微草伏木

棲物怪之名斯衆跋履山川之巇道推行米鹽之細務
辨官屬之能否齊市價之貪廉遠民悉安列國胥化太
宗察前咎之無狀惜傑才之處外詔還且以為工部郎
中一日宸筆作飛白體書公及故禮部尚書張公詠之
名以賜相府詰朝二三執政進對上曰斯二人名臣也
卿頗知之乎左右因盛稱其才上大悅公既至即拜樞
密直學士與張公並命焉銀臺之制存乎李唐近代以
來歸之樞府公嘗援引典故請更設一官局即詔與張

公同領之上書之有六體得以裁評施令之告四方此
焉闕決出納無壅朝廷賴之陟降左右以益親從容言
事而甚衆復有決公任廷尉日有國子博士皇甫侃掌
無為推務以賕抵罪受其私禱為之末減事下憲府乃
侃嘗寓題尺牘公不啟緘亟遣持去别詒即訊一介尚
存納書竹中瘞於傅舍穿掘斯獲封識宛然飛驛以聞
上驚歎即時召見慰勞久之公頓首對以感會非常雖
死無報今此一節本畏人知飛語傍連乃至上達非遇

覆盆之照將興投杼之疑詞直氣和上為傾聽心則不競幾困於多言道之將行彌隆於乃眷天其或者以是開之是月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不十旬之間由外郎之秩遷擢之速當世罕偕甫再見而拜趙卿未淵歲而得漢相用才之急從古而然惟公舊屬亨辰發舒盛業道合明主澤及生民許之三賢曾何足數時淳化二年季秋也至道初遷給事中真宗即位之始公適在假告力疾入謁得見東序君臣感咽悲不能勝徐奉

尉安俾即親事進封户部侍郎會值曹王彬自鎮海節
制入為樞密使以公為副西北二鄙烽烟未寧遣戍勞
旋曽無於虚月伐謀制勝爰在於中堂而公智本天資
畧不世出為國遠慮咸有告於黻言惟帝念切爰感推
於寵數咸平元年拜兵部侍郎叅知政事二年冬鑾裘
入塞革輅省方詔公兼知樞密院事壁壘朝行儲胥夕
舍出入延見動静咨詢選將練兵戒器蒐乘機事尚密
率插羽以馳書謀士或多殆躡足而進計六贏潛遁萬

旅凱還天子以兩河之間綿及塞下師之所止固荆棘之將生歲比不登念瘡痍之未起命公為河北河西宣撫使時惟飲餞貂璫申諭蕃庶之錫莫匪珍奇仍以禁卒萬人俾為衛從郡邑相望凡數千里官司肅給車騎甚盛鳴笳清路百姓爭以縱觀持節勞軍諸侯不敢仰視問閭閻之疾苦宣朝廷之恩德幼艾胥悅至於涕零離去鄉里之甿得室家而競入跳渠山谷之盜投弓矢而求哀乃至羌戎遺種城郭諸國聞公之至驩噪競臻

迎拜馬前或言吾父申嚴邊堠震疊天聲復命來朝禮貌尤異明年三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內則彌綸百度外則鎮撫四夷志勤勞於邦家德光明於上下巖石之瞻斯屬鼎飪之味惟和豈勢高之易傾將功成而當去俊構貸田之訴頗致飯煤之猜匪圖辨明深自劾責以戶部侍郎罷政事踰年出知永興軍府事未幾就復兵部高奴之壤保界一隅控大宛善馬之來為天下勁兵之處屬羌酋之慕化因疆吏

以傳言輟我元臣綏兹異黨命知延州兼兵馬都部署公作事謹始開心見誠納其懷徠許之即敘行險徼倖固無爾從蓄疑敗謀適足自棄坎孚之言惟信庭旅之貢甚勤戎索汔寧軍政增肅俄而隂山之衆盛秋南牧皇赫斯怒旰食罷朝王于出兵宿食在野專以西事委之於公咨許從於便宜諸侯皆聽其節度調發次補不俟奏可公再拜奉詔未嘗漏露外禦侮而有素坐鎮俗以同常百郡幾乎不知四鄙終之無警公之定大事得

大體率此類也可勝言哉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屬
圖建封被名歸覲六龍時邁以公東京留守司日幾千
里之廣居鑰萬户之嚴政務簡稀令行禁止善而無迹
天下稱之禮畢還尚書右丞俄兼祕書監局禁凝嚴盛
開元之制度英髦雜集主東壁之文章天子以下武應
期嚮學篤化來金華侍講之舊躬石渠稱制之勤而公
兩朝柄臣上所尊禮思近耆德樂聞詔言即以為工部
尚書入政殿大學士屬有事於汾脽再命權東京留守

司禮成拜刑部尚書夏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英殿大學士公本以平素於顯胥契神靈之運遂踐承
弼之地嘗罹疑似之謗厥位惟危深思遲暮之年大福
不再而枚卜斯文與誦益歸簡在上帝之心果為蒼生
而起真祖下暨渥澤其雱加拜中書侍郎譙亳修祀加
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夏無樞密院明年又詔權涖馳道
震方潛龍舊館自飇馭之抬格植殊庭而嚴奉總斯重
事屬於台衡以公為景靈宮使僝工畢進位兵部尚書

感霆之區考室底績命公為兖州景靈宫慶成使奉冊推尊改元肆青典禮蔚縟瑞應紛綸授吏部尚書天子推藝祖慶誕之方實在洛宅擬漢家顧成之廟崇建仁祠儼作繪之威神奉將行之儀衛以公為西京應天禪院太祖聖容奉安禮儀使亦既復命剡奏避位援禮經之將及奉恩詔之弗俞至於再三終不得請天子以公耆明之德宜師長於百僚乃拜為右僕射康濟之術久緝熙於皇極命蕪門下侍郎鴻儒之才能就成於大典

俾之監修國史寵進之數率有加焉顧待之恩舉無與對天禧二年充玉清昭應宫使首冠四輔奉承萬樞協於友僚恢張法度之政恵此黎獻躋致仁壽之域啟乃之論甚精𣆶予之託斯重終以衰疾晚以退休疊貢由衷願從還政面命切至黽勉視事三年重陽節有詔近位盛集禁園公伸主禮以盡歡逮暮景而罷會趨駕還第言笑自若暴中風眩初若昏醒俄頃有瘳拜伏猶若中使交道五返以宣言太醫盈門十全而責效會就陽

有日公弗克侍祠禮成進位左僕射加昭文館大學士
聞命益懼削牘固辭詔以客禮交修謀猷有素茍守小
遜則非朝廷寵重宗臣臣下以身徇國之意宜即祗受
無復重煩公不獲面陳但望闕頓首庚申歲旦疾勢驟
加湯劑並臻繼以鍼砭泣對傳詔手自封囊願達志誠
乞罷重任非敢愛死實恐辱國絲言荐降皆不垂允臨
軒軫慮形於顏色暮春三月風景恬和少覺體佳頗有
戀思因召門下士授席圍碁啜茗閒話及夕而罷比至

中夜疾不可起乃明日巳卯以不起聞享年七十有二上即時就臨哭為慟再賜白金五千兩輟視朝三日冊贈太尉中書令命入内省太常丞直龍圖閣馮元攝大鴻臚持節職喪上又臨次發哀羣臣奉慰自小斂至掩壙内司賓凡三至其第奉常考行諡曰文簡追録嗣子及諸孫傍連姻戚之家下周給使之列即其年六月甲申有司具鹵簿鼓吹葬我公於開封府縣汴陽鄉豐臺里從先曹公之塋也公階崇三司爵冠五等封啟萬室

號登八字徽寵之數㫤以加焉初娶安定梁氏封本縣君再娶張氏封南郡夫人又娶廣平宋氏故氊毯使延昭之女封祁國夫人後娶太原王氏故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追封秦王審琦之女並夙承宫教克著壼儀輔佐宣勞奄忽流歎五子長曰傅正次曰傅亮並殿中丞傅正賜緋魚袋次曰傅式次曰傅師次曰傅範並大理寺丞三女長適金部員外郎李直方次適如京副使王希範次在室孫十人長大理寺丞賜緋魚袋繹次大

理寺丞絳次衛尉寺丞紳約綜次大理寺丞縡西頭供奉官純次大理寺評事綏綸維孫女八人曾孫四人並幼公風度凝正識局淵深簡言易從守之以信莊色難犯即之也温不伐而功益高有容而德乃大由布衣而作丞相自委質而至歸全出處不離於令色屯夷不失於正道蹟貴全盛凡四十年享用福履大臣莫二始令君罷符離邑宰丁許公之憂生計屢空僦居輦下惟公一子旁無近親偶得鮮原以營真宅俄有隱者過而竊

歎謂其後嗣當至公台豈英衮之崇已髙天之黙定而青烏之兆亦吉地之冥符釋褐臨州最號難治刑清訟息吉人宜之亟升表著之班迭居要劇之務亨衢有漸淑問攸歸磅礴外邦遵毓重器執庭中之法見君子用心慕委珠之名抗章辭設論入鎮厲酌泉之節罷郡無囊實之資密侍威嚴陪於前馬贊領樞務責之坐籌厲戎塲之尚嚴講兵鈐之至衆朝奏暮召靡有間時夜思晨行是稱盡力雅善敷納言必詣理方書簡冊進讀如

流已事而還上爲目送或問溫樹更答他言每下殿門
更有常處山川曲折之狀畫地可成邊防緩急之機傳
檄乃定際於隆洽預兹弼諧百志惟熙一德匪懈深惟
朝家之大策親贊帝者之上儀昔黄霸長於治民及爲
丞相風采不及於魏功名益損惟公外守方面流愷悌
之聲内秉紀綱茂經綸之業謝公有廊廟之量而不閑
時略惟公長轡遠馭惟怪而決勝輕裘緩帶談笑以臨
戎周勃之謹厚可屬而椎樸少文惟公言成典謨學該

韜略常以經義而進退好觀故事而奉行薛宣之足以
謀王體斷國論而煩碎不稱賢惟公持重有威敦大成
裕公府未嘗擬吏卿大夫各使任其職公孫脫粟一肉
賓客仰給衣食而性忌害外寬内深惟公致位三事故
舊不遺賦禄萬鍾自奉甚薄推轂薦士常若不及虛心
待物豁然無疑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而父子封侯在
位太盛家僮七百皆有手技以殖其貨惟公子十有餘
人在公之時無一釐務者禄賜之入猶畏盛滿躬以清

德率下化成傑然真王佐之材所以成天下之務前後屢奉詔撰宗廟尊謚及皇帝徽號冊文斯大手筆事與穹壤相埒矣自餘論著體大思精遺稿僅存成十五卷齋閣岑寂挾策觀書數歲以來手抄唐史孜孜讎校朱墨洞分感疾之前甫爾終秩筆法遒勁自成一家檢飭閨門教誨子姪日嚴與敬極乎義方鄧訓在家未嘗賜席石慶入里不敢乘車念肯構之為難諒餘慶之斯在前歲屬疾涉於累旬徧召家人條約後事裁置壽木寓

置增坊及此奄然終制已具達人大觀其若是歟惟其
未報主恩不去相位乘緒言而在耳齎永恨以入冥若
乃務經大猷克肅祇德有庇人之惠包世之量茲所謂
巖廊肅哲之老社稷表幹之臣者也其一話一言大功
大行固已藏之王府載於國冊而諸孤等履霜露而永
感仰風烈之如存顧紀豐碑以表幽隧爰奉俞詔屬於
下臣慚匪當仁庶於傳信其銘曰天之氣清地之德寧
大昴儲粹維嵩降靈訢合嘉運公之生兮舜咨於牧湯

選於衆出毆協卜求野肖夢發舒盛業公之用兮懿行
嘉言休勛美利文致太平武嚴守備知無不為事二帝
兮七政以齊五刑幾措丹青神化金玉王度時恨老成
居元輔兮其静也專其動也直保兹一人建皇極兮剛
亦不吐柔亦不茹式是百辟遵公路兮陟路巖廟助和
鼎鼐如其天下想風采兮屹若崇山湛如止水終之窣
相自有體兮池鳳方集陳駒靡留奄忽厚夜生若浮兮
行將賜几不獲歸印凛然餘風没猶振兮容車祕器裦

服九章送往無還孝心傷兮德音孔遐緒言如在翼傳
子孫令族大兮梁臺南峙浚波東走真宅言歸名不朽
兮國典禁樵都人墮淚穹石攸刊辭無媿兮

文正李公魏國太夫人符氏墓誌

李文正諱昉字明遠深州人

朝奉郎行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輕
車都尉賜緋魚袋祖士衡撰士衡先娶禮部尚書李宗訥字

大辯之女所以知
夫人符氏之詳

天禧二年歲在壬午閏四月癸卯故相國文正李公夫人考終於京師崇慶里春秋六十有七天子以其輔佐君子之勞幹理家政之德朝宫庭者踰於三紀啓國封者歷於五邦淑問柔儀為命婦之表自屬纊以俟主專道而行内司賓凡三至其第賻襚之禮卒有加焉存殁之恩斯為至矣夫人姓符氏其先武都人後徙真定占籍治産遂為北門之望族高曾而下皆隱德藏器用晦居貞作善降祥自他有耀故殿中諱嗣隴西李氏考妣

也故吏部郎中賜紫金魚袋宗訥太子右賛善大夫賜緋魚袋宗誨翰林學士玉清昭應宫副使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宗諤朝奉大夫國子博士宗諒子也適宫苑使會州刺史帶御器械曹翊次早亡女也故國子四門助教昭逸令太子中舍賜緋魚袋昭迪大理評事昭迴故大理評事充宣化軍使昭適令大理評事昭遜太常寺奉禮郎昭邁太常寺太祝刑部詳覆官昭述三班借職昭運太常寺奉禮郎昭遘遊士昭道祕書省校書郎昭

邈太常寺奉禮郎昭適二未仕昭選昭逢孫也彭城劉湛光禄寺丞潘承右西上閤門副使曹儀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祖士衡衛尉寺丞錢延年孫婿也一在室而亡三尚幼孫女也祕書省校書郎元卿次仲卿季卿耀卿眞卿堯卿舜卿正卿升卿晉卿曽孫也九並幼曽孫女也夫人和順在躬幽閑成徳始在孩稚天資不羣沈静寡言未甞嬉戲因心則孝宗族稱之逮於成人蔚為女士居玩圖史動守箴誨毋氏鍾愛擇對未行

以燕婉之見求輒連蹇而不偶時有識者知其貴徵年二十六矣文正公任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始納采焉公先夫人即夫人之從祖伯姊也二姓合好永資繼室之賢百兩御歸適協宜家之美一命受封武都郡夫人明年文正公入躋祕殿乃贊中樞朞月之間正位宰府夫人時疏封於曹國儷我碩德嬪於清門朝夕執勤聿成於閫範歲時稱慶遂冠於内朝而既富能裁在貴思降寬裕謙約慈惠柔明比宗親待娣姪則以已下之

潔粢盛澄酒醴則以身先之衣不同椸言無出閫五服之戚中外賓繁憧憧往来盈門交道親疎有序榮瘁不移家用益肥人以潛化為絺為綌見功行之勤如山如河如服位之盛每休澣宴集子婦佐餕兒童捧觴夫人親舉案以致恭儼如賓而相待故當世言家法者稱李氏焉洎文正公曳杖晨歌夫人帷堂晝哭哀有餘而盡禮居無慼以勉喪既而整飭閨庭率勵宗黨門内之治不肅而成今上嗣統封許國太夫人始從子也自爾國

家再欽祡於陽位肇祕玉於天封臨顧之祥荐膺於神
貺顯揚之澤用旌於母儀由是進邀陳魯衛國號焉於
時愛子令孫懿親近屬或代言玉署通籍金閨納駟之
第通衢附貂之冠充幄垂青襲紫濟濟詵詵諸婦在旁
莫非甲族粉澤之鈿並列環珮之聲相聞夏凊冬温克
伸於孝養出告反面匪遠於慈顏而自比部歸全翰林
淪謝曾未數歲戴宣化之亡慈念所鍾居多感泣平生
無疾未始晝卧今兹首夏常膳靡加涉乎旬時遂至羸

瘠雖勉進醫藥而微瞑不言恬然反真如熟寐者易簀之夕家老始告固已儲量人之財庀送終之具修約後事咸有素焉豈知命之靡常何達生之如是博士君與孝孫昭迴等即以其年孟秋甲申號奉靈輤歸葬於河南府河南縣伊水鄉諸葛原與文正公同域而異壙合葬非古得吉兆以在玆其生若浮惟芳猷之不泯嗚呼夫人淑謹內積端厚外彰言無奇衺志在節儉賓祭之外靡事珍饈朝覲之餘不衣異綵賦性勤敏精力過人

自始笄至內外婦逾四十年率雞鳴而起盛服正容暑雨祈寒無一日少懈服勞攻苦常夙夜而警戒問疾弔喪必先往而後罷家有孤孺乃自鞠之推燥分甘無所不至聞人為善必欲成就其身名撫下有恩未嘗假借其顏色若乃居春秋小君之重得易象中饋之宜修內則之齊莊窺女史之說懌采蘋之能循度殷靁之勸以義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惟是數美無不兼之宜其式孝慈於六親享康寧於五福著嚴君之家節播壽母

之頌聲方抱孫於高堂遽收神於太素蘭薰玉璧已嗣
徽於昔人石泐金生當取信於來裔恭惟先考諫議文
正公自出士衡無狀又為夫人諸孫之壻周知尊行欽
奉緒言銜哀不文庶資實録銘曰其馨如蘭比德如玉
終然允淑出令族兮長守富貴能循法度居中有助嬪
賢輔兮表率命婦肅肅雝雝元服盛容啟國封兮言惟
婉柔性本沖澹國史是鑒成閫範兮生若夢幻疾在膏
肓復命曰常壽不臧兮疑尚如存求則不得孝心惻惻

思罔極兮東望吾天北望吾子卜葬於此掩萬里兮刻

辭介石追美重泉兹無媿言表松阡兮

龍學文集卷十五

龍學文集卷十六

家集

提刑始末

朝奉大夫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使提舉河渠公事柱國賜紫金魚袋祖無頗贈宣奉大夫

公諱無頗字夷甫喜讀書不事他好刻意為詩賦年十

一用父府君蔭補官試於京師其文中有司銜尺授河南府永安縣尉到官一年用凡無擇為廣東轉運使過嶺恩例奏乞家便授江陵府法曹移廣安軍渠江縣令以廉幹稱改天平軍節度推官知福州寧德縣簿書民事之暇讀書溫習寢食不釋卷會是年舉進士鏁試中格迴改大理寺丞荆門軍簽判數月移知化州治平四年轉太子中舍又轉殿中尋監在京布帛轉國子博士通判登州時熙寧初役法行為幹管官轉虞部員外郎

通判婺州攝治吳興郡元豐三年官制行換朝奉郎復
轉朝散郎為九江守有治狀為朝廷所知俄被名權開
封府推官三院獄空開封尹王存上表稱賀賜公奬諭
銀絹修京城用夫役十餘萬人為專一都大提舉官元
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公上殿奏修城事稱旨賜金紫
謝恩當殿兩拜河決陽武會北使亟至命公壘治道路
無奔浸之患特減年磨勘改朝請郎除駕部郎中自陜
西罷牧馬監其廢地多為民所占公奏請官根括皆如

公所請復賜帛元豐八年公上疏為亡兄無擇安葬事乞補外任遂知潁州轉朝奉大夫移知邢州乞將合轉官永不改贈父止乞改贈兄官所請不行而竟不下磨勘就移提點利州路刑獄未逾年以西京蔡州族屬口夥食貧乞宫觀以便撫䘏授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因盡散所有以給不足公居蔡日以松楸為事終宫觀任不離墳側芝又生於墳者數本蔡人異之以為孝德所感秦觀紀述其事奬勸風俗尋授提點福建路刑獄諸

州斷案有宜輕而誤重應出而誤入皆原情糾正不動州縣情輕者以減無辜者獲免屢司邦憲未嘗起獄以沽時譽大抵明敏尤長於吏事其持己也嚴其治人也恕見於行雖不為驚俗可喜之事人皆知其中實而不華行於政雖不為振衆可懼之法人皆知其公正而不倚自福建歸元祐八年正月二十日感疾卒於杭州餘杭之江亭享年六十有五故死之日無不歎息皆曰天奪吾善良其子球禮等扶護歸於蔡紹聖三年正月六

日葬從先塋也初府君常以蔡州土厚水深可以為他日歸息之宅乃囑其子吾死當出祖於蔡及沒至自鳳州公與兄無擇能奉父之遺訓寶元二年冬十一月歸葬於汝陽縣西十里岡定居蔡州自此始也公有子七人長曰琚次曰球禮過房在龍學位曰琉曰德孫曰德恭曰復曰德彰皆齒仕版女二人長適奉議郎前知蘇州長洲縣李秠次適承議郎尚書司勳員外郎陳并孫兒女二十人遂位仕宦南北昨經兵革之後惟有恭位

行於紹興辛巳歲自蔡州歸正近已見之德恭叔祖也終於朝議大夫知資州賜紫金魚袋紹興間卒葬於川中富順監蔭補子孫官四人今在荆南府清溪居

祖氏先塋芝草記

秦觀字少游撰少游時為蔡州教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宫燕居於蔡將送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逖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来居蔡令汝陽

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本産於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迨今不絶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爲我記之覲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爲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爲佳郡陳蕃黄憲三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

故天下號汝南為名士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吡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為盜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為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以宣布教化而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唐之舊俗寖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子無擇通

籍内閣大夫踐更中外為省名郎作時膺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為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民李興廬於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元以為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為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

巳元祐八年四月吉記至道年號是本朝太宗末年

勑書一十三件

一

勑祖無頗省所進奉賀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絹共一千三百疋事具悉朕嗣膺景命祇奉慈闈眷言共服之良來效貢珍之慶顧惟忠蓋深所歎嘉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凉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二十一日勑

二

勑祖無頗省所進奉賀登位銀三百兩事具悉汝分
邦寄具帥朝彝肆於涖祚之初爰有旅廷之貢載循順
節曷弭褒懷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
指不多及十一日勑

三

勑祖無頗省權知開封府王存上來稱賀三院獄空事
開封典治畿甸稱為浩穰獄刑之蕃其來舊矣汝協心
帥職囹圄空虛載惟公勤良以褒尚今賜汝銀三十兩

絹三十疋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十七日勅

四

勅祖無頗朕總攬政綱力求民隱蠢茲多辟各在一人屬當暑令之行尤念囚纍之苦汝出分憂寄寅布化條宜體朕之哀矜以効天之長育益思明謹無使羈留勅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飾灑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盥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無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

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渇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冤枉仍散下管内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二十七日勑

勑祖無頗朕臨御綿區輯和兆姓式届長嬴之序爰矜庶獄之艱申飭攸司載懐欽恤汝職當寄任身奉詔條宜察滯留益加敬謹勑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飾灑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内監遂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無罪人内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無人供食者官造給之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渇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

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寃枉仍散下管内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餘依條制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二十七日勅

六

勅祖無頗省所進奉興龍節功徳疏一軸事具悉穠嵗含祥誕辰儲慶嘉一忠之體國薦萬壽之對天勝集妙

緣詛形善祝精誠彌勵欣歎良多故兹示諭想宜知悉
春暄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九日勅
七
勅祖無頗覽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一軸事具悉節紀
誕辰慶均率土集貢乘之妙教演寶梵之洪音式將臣
子之誠同罄人天之祝眷惟忠恪良用歎嘉故兹示諭
想宜知悉秋涼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二十六日勅
八

勑祖無頗省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一軸銀軸頭事具悉秋籥方更金行協應屬慈闈之盛德紀彌月之嘉辰恭結勝緣祝延壽祉載惟勤至良厚褒稱故兹示諭想宜知悉春暄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二十二日勑

九

勑祖無頗覽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一軸事具悉節屬誕彌慶均中外集三乘之妙教祈百順之休祥眷若忠誠良深嘉歎故兹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

指不多及二十六日勅

十

勅祖無頗朕惟教導之不篤俾無知之民横罹罪罟方夏繁溽累繫犴牢朕甚憫之汝砥節首公出分憂寄宜務矜哀勿令慘黷以時視獄副兹欽恤之懐勅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飾灑掃獄房常須浄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内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内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

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畫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冤枉仍散下管内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一日勑

勑祖無頗代天牧民欽哉惟刑之恤司政典獄罔不惟
德之勤官申飭於邦常以奉承於夏令萬方有罪孰非
朕志之哀矜一夫向隅豈助物生之茂豫肆吾孚號戒
爾在官事無變於明清心必存於忠恕惟察惟法勿替
朕言勑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飾灑掃獄房常須淨潔
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内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
供給水漿兼罪人内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
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亦須晝時轉

送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寃枉仍散下管内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餘依條制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十五日勑

十二

勑祖無頗朕若古御圖本天佈化永念編氓之衆靡勝

罹罪之蕃屬炎鬱之正興在係縲之良苦將導盛陽之德尚虞庶獄之苛稽用舊章特頒矜詔勑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飾灑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渇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

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寃枉仍散下
管内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
聞奏故兹示諭想宜悉知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
及二十四日勑

十三

勑獄者人命之至重也故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方盛夏長養之時有司其蠲煩獄出輕繫以奉順天氣
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豈稱朕所以哀矜之意哉勑書

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飾灑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内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無罪人内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剋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寃枉仍散下管内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

什施行訖聞奏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二十八日勑

跋韓熙載夜宴圖

南唐中書侍郎韓公熙載後主時知國祚將廢放懷盃酒間以自汙後主欲用為相而聞縱逸不檢每伺其家宴令畫工顧弘中丹青以追其巻首即與公門生朱銑紫微印槃狀元及教坊副使李嘉明并其妹按胡琴又公自擊鼓妓王屋山舞六么王屋山俊慧非常公最憐

每醉須樂聒之乃醒幼令二婢出家號凝酥素質後主復信小人之譖遂黜公以左庶子分司南京受命日盡逐羣婢單車即路後主憐之留為尚書不數日羣婢復集飲逸愈甚後主歎曰孤不得熙載為相矣既而薨於私第後主泣之慟贈平章事謚曰文元豐己未孟夏二十日洛陽祖無頗題

提刑第五子諱德恭字肅之乃德安府落雁朱少師之孫婿也頃於宣政間待普州太守闕挈

家寓居安陸縣城北普光寺中與張金紫之孫字宣卿者皆為親契因出葬賦挽詩今附之於末云

德恭伏承致政安卿承事出葬有期不勝感愴輒成輓詞三首以道追往之意范陽祖德恭上

一

孝養人誰及清修少比倫旋聞丹旐具俄見軸車存空歎音塵遠猶思燕席溫安然向窀穸感涕一銷䰟

二

清白傳家舊天鍾間世才大椿宜更壽喬木遽先摧難止交情淚空遺寶燭灰幽墟歸葬處慘慘暮雲堆

三

重歎張夫子神襟遽弗寧摧山傾嶽萎萎掊奄椿齡舊室惟圖像新阡但刻銘何堪聽歌挽埋玉在幽坰

龍學文集卷十六

龍學文集并源流始末

祖氏源流

上世幽州祖於范陽為著姓（涿州三縣范陽固安新城）其後稍徙深州而因家安平縣凡數世（幽州南一百二十里至涿州南又一百二十里至深州倚郭縣曰安平）逮至皇朝曰諱（仲宣仲儁）者隨李丞相自深而遷汴故相文正李公昉之婿則仲宣是也（仲宣）仕為都官生侍郎諱（岳）貫開封府開封縣清河坊户至道間始

來寓居蔡州仲儒遭際太祖拔擢為右補闕廣南西路轉運使與其子諱岳回居許州岳以宿骨為仙侍郎有四子伯曰士良無禄早世仲曰士安登天禧三年進士科終銀青光禄大夫季曰士龍用弟士衡䕃補官終大中大夫曰士衡狀元及第終知制誥

龍學始末

公諱無擇字擇之蔡州人王父尚書吏部侍郎諱岳父銀青光禄大夫諱士安公寶元元年進士第三人及第

授承奉郎通判齊州年餘名試充直史館次知南康軍
海州遷秘書丞廣南東路徙荆湖北路皆為提點刑獄
加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改廣東轉運使時廣源州蠻入
冦陷嶺外數州公提兵勦逐未幾移典袁州自慶歴詔
天下立學十年間徒為文具無命教之實公下車首建
學宫置師生郡國絃誦之風由此始盛名除同修起居
注時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宣愿為文宣公公言前代所
封在漢魏曰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𥚊聖北齊曰

恭聖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遂封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公尋奉使契丹回數月出知陜府及湖北轉運使入為中書舍人兼宗正寺修玉牒官判太府寺嘉祐六年富相奏舉天下遺材詔從時王拱辰尹洛薦邵雍仁宗命公行詞次後公與宰相英充復薦之嘉祐八年假右諫議大夫充英宗即位契丹皇太后國信使還見對以御書御篆四朝寶字賜之仁宗虞主至自山陵

英宗迎至集英殿公與諫官司馬君實奏請親虞下禮
院詳議以聞治平元年獻皇極箴司馬君實獻戰國通
志並賜詔奬之二年糾察在京刑獄遷左諫議大夫加
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七月進龍圖閣學士知開
封府其後出知鄭杭二州神宗名知通進銀臺司初詞
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公同知制誥公為先
進安石辭一家所饋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安石憂去
公性端毅以安石沽矯虛名取為公用安石聞而怒之

後安石出使江東多招士謗公作書馳報可謂忠言安石答書其言怒益甚至是安石當國密諭監司求公守杭之事監司承風旨採以安言聞於朝廷乃遣御史王子韶按治終無所得子韶知安石意誣以送賓客酒三百小瓶蘇頌鄭獬御史張戩等皆上疏力言其不可是時公年六十不幸值安石專政司馬君實堅辭求出公慨然乞分司提舉西京御史臺與文潞公富韓公司馬温公數君子為真率會洛中謂之九老公分司十餘載

神宗厭薄安石出於外元豐六年復起公典藩賜玉帶方大用公卒矣時元豐八年正月十五日士論惜之公為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復學經術從穆修為古文兩人死力求其遺本彙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為時名臣槩見於史冊公平生所作文甚多自兩經兵革之後家藏并收拾止得十之二三今集為十卷名曰煥斗集蓋取公出之陝府日歐陽永叔餞行詩有曰西州政事鵠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故也又有名臣賢士詩與

文兩卷附之公之叔祖諱岳為神仙叔士衡為狀元紫微弟諱無頗為福建路提刑亦有傳記勑書與文其姪惟有賀州太守諱德恭者詩三首又作四卷亦附之公之妻參政王舉正長女連袂梅堯臣韓繹李復圭范子開紹熙三年九月吉日曾孫承直郎特添差袁州軍事判官仍釐務范陽祖行頓首再拜謹題

龍學文集并源流始末